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七十八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宋存楠端木　參校

葛端肅公文集

書　葛守禮

與郭一泉論邊事　宣大邊防

我國家設北邊之防。皆外設巨鎮。內建雄關。重險相顧。京師天府。所謂太山四維之勢也。自大寧內遷。周

防從此隙矣。今受其患則前此失策可爲覆車之戒。自三衛與北虜連和。不復爲我藩籬。虜騎一馳。可至遵化之界。倏忽不及措手。鄙意欲倣張仁愿築三城之計。於黃花鎮以東境外有故城可因。及今當控扼要區。擬設大城數處。蓄其兵糧。具其舂鋪。一齊舉事。不日而成。卽各移兵守之。又設烽燧於外。以時哨報。聲援相接。爲內邊虎落。斯可以補大寧之缺也。此追旣徙。爲不得已之圖耳。獨惜宣鎮無上事。舍其鎮城。退守南山。殊不可曉。何謂兵馬旣南。則零賊出沒無

忌堡人不敢輕出尖哨既荒逃移必至墩堡既空鎮
城孤懸懸虜偵虛而入鎮城不守矣虜馬牧懷來之
間居庸關敢一日開門乎此可為寒心者而當事者
不慮謂之何哉守南山薊鎮事也與宣府何干兵在
後則虜必不敢越而攻南山若萬一有之則宣兵於
後夾攻有何不可退信地而舍本防徹空山而弃實
寨恐非 高皇帝設鎮之初意也若謂南山須宣府

令陽恒

併守則潮河川外三衛夷人肯來併守乎況連年虜

從西入豈以關門之兵強宣大之兵弱耶

入皆自東方不務塞東而厚屯於西何其舛也此當

亟復舊規以修守在四夷之義計之晚則不可救也又春秋戰國各國為兵而戰互有勝負不聞其借兵也各各邊鎮之兵只可以防本鎮入衛京師只可偶一行之今薊鎮留陝兵數枝經年坐費已難為度支客兵久苦於外意外之事不可無慮不如練土兵則有妻子鄉土之安無逃亡躲避之患無事則耕有警則備萬全之長計也

與張浙東給諫論邊事

宵 大邊備

用兵惟在禦虜而北虜窺伺常在京東以大寧之虛

朶顏之貳故爾數年來屢進皆在此可知矣今當一意講求此方之備鄙意謂當練土兵倣古寓兵於農之法平時則耕用時則聚人各為其家用之有法當亦不怨就以客兵之需待其聚亦或可給賢於調陜兵久住公私不便者萬倍又當蓄積財用使人密於近邊要地有古城堡可因或於時便可創者倣唐築三城之法出其不意一時板築城守皆備使數城聯絡則可以為藩門虎落少補大寧之闕此一策也不能則於內地倣古井田之法定其經界多為溝洫分

河流而通於海。使虜馬不得馳驅。自可絕望。農人旱
澇有備。亦不爲勞而無益也。此在東方可講者也。若
居庸關外新堡之設。似爲無謂。邊方各有信地。尺寸
不可退。宣府之信地有在也。今離信地而捨本防。守
空山而弃實塞。沿邊城堡之人。見其弃置於門外。不
敢出則將思內徙。久之城堡爲空。則宣府孤懸。不能
虜所以不敢深入皆仰宣大未必
自保矣。無宣府則虜馬馳至於關。而關門不敢一日
能排其關入而虜深足以驕其後也若弃宣府京師
開也。京師可得安乎。此失大寧之覆轍可鑒也。不知
何以爲固昌平何以爲蔽乎
今之退守者主何意也。防虜之計。此其大者。不知孰

事亦嘗思及否乎。

與楊虞坡太宰論設官 添設行邊屯鹽大臣

弟憂中竊憶及古今天下事代不相謀而各有踵襲以爲相沿者例也若我朝之差官勘事其相沿之例乎然初無是事而有之原設官不足以辦特一差官重其事取其能辦事完而回何不可也至於常事有專官矣惡其不辦而又差官則似贅疣恐足害治夫有專官而不辦則當責專官何至又差官以滋多事公所言眞萬世也且國初止有三司初無撫按也是後設巡按矣地

方有盜賊凶荒乃又差都御史巡撫猶事完即回也之計也地方有事動請添設以爲異日委卸之地又後差者遂留地方以至於各省沿邊盡皆有之眞不忠之大者既又患其不一也設總督以要之則亦無復餘欠矣今開沿邊復添行邊侍郎各省復添屯鹽都御史夫行邊侍郎與總督何異兩雄並處勢何能容官軍兩望於何取信如行邊者有所建白總督奉行則其屬也異見相持豈不敗乃公事哉況行邊必以師從見今客兵糧鈌何以堪此繁費也又屯鹽之不舉受病有處不在無重臣今設重臣則巡鹽管屯權輕而重臣

又兼數省遙相稟白動經幾月豈不悞事且此官前所設不效矣今又再設愚以為必徒掣肘無益於事未審我兄以為何如

與麗惺菴中丞論鹽法　　葉餘盦

昨在部數月知揚州堆鹽之弊因憶往年旬宣關中鹽引滯積招商不行問之為派買餘鹽致連原本虧折是以無力赴邊報中切詳餘鹽之起張南川偶因商人夾帶之多乘其不知秤盤割沒得銀如許此只可偶一為之戴龍岡繼任商人既不敢夾帶矣乃派

令隨帶復求勝於前自是遂爲定例商人既苦買餘

敎言耳而沿革利弊已可得其大略

鹽之費而行鹽地方有限發賣不行遂積在揚州謂之堆鹽堆鹽守掣未得邊上復拘報中遂賤售於揚州人名爲坐商夫國家設鹽法過於前古者正謂報中於邊不煩　朝廷輸運謂之飛輓此　聖謨神鑒利賴於邊方者無窮也若只取價於揚州是負販者之事爾　朝廷何貴焉況出此入彼揚州之餘鹽發愈多則邊方之報中日益少坐商之利邊且博邊商之苦勞而賺由此不已鹽止貨於揚州邊方之報中

將不復行矣此餘鹽之害本鹽如是也然餘鹽之價解京既有轉輸之費及其分解各邊又爲驛遞之苦銀至於邊往往不及新熟之時增價以糴則所虧折者以半計矣邊餉何由充乎故餘鹽不革則鹽法不行鹽法不行則屯政亦不可得而舉也往聞鹽法盛行時各邊商人買窩賣窩糴艸爭運於倉場謂之搶上糧艸不足則自雇人種地所以邊方無不墾之田以此也如此則屯政不亦舉乎今一餘鹽行而鹽法屯政無可復望如舊矣然餘鹽之革必須太倉有二

百萬之銀借抵餘鹽之數始可翻然專令商人赴邊報中則又非一二年所能辦也臺下親總其事必有高明遠見可以大裨屯鹽未知何出

與姚畫溪方伯論田賦　革一條鞭

聞以敝省賦役集衆屬講求其便此必見法之有未宜於土俗者思恤民瘼甚大惠也然求便之方莫如存復舊規蓋祖宗立法簡當上易知而下易從如田賦每畝起科伍升三合三勺婦人童子知之其坐派倉口有輕重上戸納重下戸納輕婦人童子亦知之

此雖書手欲爲上下人人得而究詰萬世不可易之法也後不知何故變爲一條鞭法（若非條鞭則小民完納頭緒益紛雜費愈多）無復斗升之數倉口之别及又以黃蠟顏料柴炭等項加派於中歲歲不同則雖官府亦不能纖悉查算鄉人何從知之只聽書手道其多少而已竊謂窮民之田皆鬻賣所餘之瘠薄非沙即鹻畝收不過斗升且多有不毛者比於富民糞治之田不能什一一槩納糧豈能取給乎不給則傭身以辦何其苦也而又加之黃蠟等項其又何堪逃亡相踵遺負累積轉相包賠牽連俱走一

里絶煙者無數也、可憐哉、計上戶得減三之一、而下乃加倍之三、夫立法固欲便窮民也、而適病之然則守爲經常豈可乎、如防士夫得輕、亦當別限以法、不以併累下戶、寛減富民可也、若下戶得派輕糧、更不加差於中、則省力可辦、至於逃糧得輕、則雖令人包賠、賞亦不多、糧艸易完。人又何故逃乎。古人取譬、謂大弦急者小弦絶、言小之不能隨大也、故一切之法非所以施於九等之戶也、或謂周文襄曾以此均蕪松、然水土異齊、天淵之勢、豈可比而同乎。往聞柴炭

等項俱於均徭內出辦極貧者免似爲得之蓋北方土瘠正糧外一毫不可加也見今地日益荒賣無所售甚至白與人亦無肯應承者農人至此亦誠可哀而念之也往在部已嘗具疏得允未見施行茲目擊民艱慘不可忍因便敢復及

與沈對陽方岳論賦役　華一條鞭

東省賦役從來人多稱便蓋祖宗舊法如田賦每畝起科五升三合三勺定制也夏稅七月完秋糧十月完定限也倉口有輕重上戶納重下戶納輕定則也

行之二百年，俗既成，人相安也。十餘年前，不知何故偶變為一條鞭法，夏稅秋糧，及雜派黃蠟等項，總在其中，無復倉口斗升之數，且歲歲不同。小民茫然不知所謂，該多與少，無從究詰，書手愚弄，出口為是，且一時兼併，人甚不堪，自此法行，窮民日見逃亡，土田日益荒蕪，可為究竟之慮也。近聞畫溪公集眾屬講求賦役之便，意甚欲為東人造福，乃各屬猶踵近習，公亦無可奈何，聽之，昨不量致一書於公，公述眾意復書，謂舊法當以戶則為輕重，書手得以上下作弊

一條鞭則庶可以革弊是見一：尙爾諺云吏弊如鼠穴此塞則彼通豈能盡革也且謂書手作弊者不過爲貴富累貧也一條鞭則明寬富累貧矣況米麥有升合勺抄之不一銀有分釐毫忽之不同而地亦有頃畝分釐之不齊合之似可整而分之至不可較且如地每畝糧差一合積至於數十萬則差數百石銀差一釐積至於數十萬則差數百兩而一合一釐耿以爲意人不知覺而其弊已大矣若舊法五升三合五勺之外一毫不敢加也豈得有弊至此乎又謂均

徑等則難憑盡，畢竟猶有巴鼻，甚重甚輕，詎敢大顛倒也，又謂黃蠟等項，派於均徑恐太重，且派於均徑，則逐末之人，亦出有分，逼加於地，則只勒力本者耳，查得黃蠟等項，該銀柒百餘兩，均徑亦增重不多，如上季均徑，只牌夫一項，明編已加增銀六百兩，上司則初不知也，又謂衆議夥收，分解為便，亦止為日前計耳，此法原起於本縣未刱建議，今惟本縣錢糧不明，無收者得完，有收者上欠，得借者無罪，受借者破家，亂如絲紛，累查不結，不知其便在何處也，大抵有

司三二年離任、故圖完糧至八分得免參究、了一身事耳、朝廷社稷萬年、若一年欠二分、五年則欠一年。且如元年免五分。戶部已張皇無措。如使五年欠一年。朝廷尚可以爲國乎。此必不可有也、東省地瘠民貧故禹貢列兗州爲下下、今以北方各省例之已自不侔若槩以江南之法、窮民止有逃與死爾此以地坐差之害先起貴處予巡撫時嘗力改之、繼者不肯遵行、不謂敝省今亦漸潰也、晝溪公謂江南亦有薄地、特未履海瀕之畝耳、如親見沙鹻不毛、恐亦

必慘目而傷心也。公復書亦謂吾在畎畝、所見必眞、許再請教、公門嚴峻、不敢輕瀆、願因執事轉達之、幸相與共議採擇焉

與姜蒙泉中丞論田賦　革一條鞭

東人土瘠差繁、往時賦以地起差、以丁出、皆有上中下之分。貧民種薄地、納輕糧、尚可輸辦、嘉靖二十年、始變爲一條鞭派糧之法、貧民之地、皆不售者。非沙鹻則不毛、富人之田、膏飫易治、所得子粒比貧民或加十倍。一例納糧、貧者何以堪乎。舊制甲總不踰里、

里總不過縣各里書手自派一里縣官酌量貧富分糧責令坐派雖有神奸無所用之一條鞭乃闔縣通流漫無界限其頭緒之多巧歷不能遽算而況鄉間

條鞭有利有害而公力爭其不可要法無全利無全害顧有司奉行何如耳

之愚氓乎於是埋沒飛洒之弊奸民可以全不納貧民又受加派之累矣又黃蠟柴炭顏料之屬舊規皆派於均徭逐末者亦應有分今入田賦中則惟農家獨苦而富商大賈乃得脫然無與焉彼何幸也聞今布政司分糧量爲上中下上者每石價九錢中者八錢下者六錢則旣體恤下縣矣一縣戶亦有上中下

可以例推也。且雖上縣未免有下戶。一條鞭論上縣之下戶。亦六錢。何以堪也。下縣未必無上戶。一條鞭論下縣之上戶。亦六錢。何其幸也。見今地方災傷。議賑濟、則倉庫無蓄。議停徵。則戶部不允。不如令各州縣踏勘被災處所、量派輕糧。無災坐以其重。則所謂催科中撫字。惠而不費之美也。貧民受惠。當加於賑濟數等。即雖當年貧者納輕糧。則逃亡可免逃糧。坐輕倉則包賠亦易。不惟貧難之福是亦官府之便也家居目擊民艱、惟一條鞭派糧爲甚、敢因便一奉聞

焉倘賜照詳查復舊規數十年民困一旦甦矣不勝

顒望

與楊夢山司馬論兵事　練土兵

今時政禦虜為急勝敵之方練兵為要其尤要者則練土兵是也古稱幽燕為天下精兵處李牧樂毅用之滅狄降齊皆此類也豈今遽不可用哉虜戍之役倉卒調遣遠至陝西此可偶一為之爾乃至今歲以為常夫征夫行數千里可謂勞矣勞則怨守戍至歷歲時可謂久矣久則惰以怨惰之人當不時竊發鷙

縣之虜其不能守固戰勝豈待臨時而知哉而況其行住之侵犯供億之浩繁意外之虞亦不可測是豈可常可繼也或謂客兵却則後責可憂而不知此輩留則後功亦難保也故不如倣唐府兵之制沿邊壯丁皆籍為兵無事則安家務農有警則召集防守即以客兵之費給之則彼既為法驅兼為家計其實心防守勇於赴敵可知矣不給則於天津霸州河間永平各以鄉民散練於州縣聽調於兵備而以河南山東義勇工食給之一如上法併力禦虜庶可為永久

之圖也自大寧內徙京師遂露左肩虜一來卽至關下不一大處彛未已也故有力當如張仁愿築三城於境外不則倣井田之制穿溝渠於河東斯可以卻虜騎絕虜望矣其器械則飛砲先之神鎗銃次之勁弩又次之長箭又次之最近則所謂連珠棍皆制胡之利器也各練數千人則可以橫行匈奴中矣

與楊夢山司馬論招軍　招邊丁

近聞部中招軍京中軍甚易招而甚難練用之於邊恐難得力不如籍沿邊丁壯勿以軍名設法鼓舞則

有力藝者必樂爲用此不甚費而穩得寔效者也宋將种世衡嘗以行於延綏夏人戒以不犯可知矣

與高中玄閣老論召募客兵　募兵之害

近見邸報兵部題曹濮添設叅將一員募兵三千名憶往年家長安莊一旅費者某人老病不適用不數日辭去詢其所之則應中州某總戎募矣往問不審所謂獨議此兵不可輕設也夫既謂地方多故賊矣募兵不足倚杖若此則添設此兵是更多其故者也曹濮地方四省接界盜賊容易出沒責成四處兵備各操練民兵無事各自防守有警互相應援不許自分彼此致賊得以出沒則地方自可安如召募客兵忠義者不可必得多

無賴人應募。平日不敢嘯聚者。今召集使之聚矣。平日不敢顯持兵者。今公然許之持矣。以官兵而行其欲逞之志。更何如處之乎。且募兵三千。歲費十萬。又何從出也。古人謂藉寇兵而齎盜糧。此之謂矣。詩稱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然則民之思亂。無自階亂可也。前年青州鑛徒。有陳艮謨者。願以其徒三十。自備兵糧。赴邊報効。某公深許之。加以名號。許其召集。一時但有知者無不危懼。幸賴撫按察其隱慝。亟為罷散。不然山東亂久矣。今為首者雖斃。其衆固在也。若一

召募則此輩忻然而往可慮之甚也且南京之變以召募也山西之變以召募也覆轍未遠如何又蹈之乎嘗謂召募之舉永當痛絕不意又有此舉也聞之驚駭敢爲申一言是不惟爲國遠慮亦鄉土之切念也我公秉政尤當與諸公熟計期得萬全乘便附聞幸留意焉

與梁鳴泉中丞論民兵　州縣民壯

再承賦役之教仰見我公洞悉政本體察民情久久行之皆田有效逃亡可復東土人得更生矣阻撓者

各西東則惟公所行又何患焉此外有民壯快手二役往時皆備州縣用所以盜賊方行劫有司應捕人已至其所盜無逸去而民有保賴近以團操轉班各司供役遂與有司若不相干涉然一有盜發有司徒坐視無柰何此亦所養非所用也往在河南見崔文敏公論古今捕盜之政謂古刺史兵馬皆在其手欲用即用應機不失故弭盜爲易今之民兵所司皆不得用總操者限於後時急須者若於無人此盜賊所以克斥也老成之見令人可長思所願我公俯察此

情使民兵州縣得用然後可責以弭盜不然百姓徒供洸犒之兵官府全無爪牙之衛恐非所以綏靖地方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七十九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張王治無近　參閱

嚴文靖公文集

記

白茅港新建石閘記　白茅港閘

嚴訥

吳之水莫大於震澤，其克有底定，則以三江入於海也。禹貢志之矣。三江今已湮其二，而太倉之有七浦、

常熟之有白茆之二港者其口皆瀕於海而吳諸水所從入若可當二江然其關於水利也甚大嘉靖初天子特命大司空率其屬臨白茆濬之費二十餘萬金江南數郡供之而其工亦役數郡之人歷年多而港日以湮久議當疏以其費鉅役衆而問者皆相顧逡巡不敢輕動吳之境內坐是數十年中災祲水旱者常六七頃歲諸上官以諮於邑令張侯張侯數詣遍視謂其役亦不必求如昔之大濬也在權宜小濬之時又有獻計者謂港所由湮徒以海潮洄進而沙

積焉耳。今欲圖久遠。莫若閘於海壖。時其啓閉。以節制之便。而欲其閘之固。免於水之衝嚙。而未易崩也。則莫若石灋以甃之便。於是張侯以請於巡撫林公、巡按董公、溫公、巡鹽麻公、兵憲湯公、郡守蔡公、諸公皆心切利民。皆是之。先是並港居民有牟墾於積土之上者。張侯弛其罰。而第令計畝。補稅爲伐石之費。其餘則斥邑帑之羨金。而撫院而下亦各發贖金之餘助之。未幾張侯被徵去。而郡貳守龍公、金公、張公、吳公、王公迭臨。以董蔡公每於勤勞有旌。羣心益奮

邑新令許侯繼至又往督之而稗益其所未及葢經始於戊辰年之六月凡用銀四千一百四十一兩有奇役工凡五萬一千三十有奇迄巳巳年之五月而聞告成矣今之蘇松公家之賦强半仰給王計者每議設官以督之而不知賦出於田田資於水利水利誠修則田可不蕪而賦可不虧是以有識者謂宜裁督賦之官而專設官以司水利可謂知要之論往港既大濬復設有導河之夫導河之艘以防其湮人以爲有衣袽之思其後工直在官每借以他用而所存

者特其名而已河不復導而欲其不湮也難矣今閩所宜防亦何以異於是

濬白茆塘記

江南之水雜滙具區其入於海也由吳淞江諸川而吾邑常熟有塘曰白茆者亦其一云是塘也嘉靖間嘗一大濬之歲久漸堙而田收不饒頃歲稍稍疏之聞於海壖中丞海公撫吳忽操艇臨視銳意仍大濬中作而會公遷其志未果今　天子踐祚方與宰相協籌所以利天下者會中丞凌公疏請興江南水利

謂必以憲臣領治水事而顓其任乃可以行便宜計久遠而責其成功焉省雲源林公時在南臺敏練毅直與望咸屬遂簡在　帝心爰有特命公既拜節境上則延見諸縉紳父老講水源委一一中窾則念以爲興事役衆必資於財夫所謂治水者本以利民也民未蒙利而顧先索財於民乎況民瘵已極即索之必無有則與撫院胡公按院胡公計之先是正供之賦有所謂宗人府祿糧者民見謂可緩而歲逋以爲常緊法宜追徵可得金三百四十有奇民居並塘皋

蝕水道而租匿不入緊法宜追奪可得金二萬一千
有奇夫其追奪者民甘之矣而其追徵者則以歲比
大侵民逋如故而金數不贏公則又與兵道按察使
徐公詳討之適有江上練兵羨金貯之潤州遂携取
八百有奇而輻輳焉財用既庬公則倣周禮救荒之
意募厥無饘者即以工直給而賑之菜色樂趨畚臿
雲舉公躬率其屬蚤夜董督殫神勩形即胼胝不辭
即姧黠不憚有舟車橇樏之遺風焉凡再閱月而工
遂告成袤凡四十里有奇爲丈八千有奇廣凡十二

丈深凡丈有二尺而塘則大通復嘉靖之舊矣嚴子
曰夫天下之事圖之貴豫爲之貴力守之貴恒全此
三者則事蔑不濟夫江南厥田惟下下而厥賦則上
上者利於水也誠利於水則惟是爲務可矣而司牧
者率弁髦視之阡陌之間蹤且絕焉而遑理溝洫乎
職水利者朝非不除而徒寄空名不覈事實即陂澤
細流且莫知股引釃灌而況其鉅者乎間有奮而任
者時迫於官守之數易而念懾於怨謗之叢與僅粉
飾而可觀多皆窳而不穩亦其勢然也與時役既訖

繞。猶謂河海之交。水什泥伍。易以淤積。嘗置導河之艘。導河之夫。使歲導之。其後有司迂之。而夫也艘也。誰何之者鮮矣。今欲圖於豫。力於爲。恒於守。自非設顓使也得乎。塘之方濬也。會連歲連雨亘數百里。水猥湓溢。賴是塘漸泄之。如不然者。坰野田廬。汩漂無論。卽闤闠官亭。當亦在浸中。自是以後水苟不甚溢。其泄滋易。歲卽旱。亦有海水由塘而入。可桔槔挹也。爲鹵之原。獲溉以腴。沮洳之隰。免於墊溺。將歲之所收。畝可數鍾。正賦足供。而農粟尚餘。公私藉之。水誠

利哉。夫觀於一塘而他川可知。觀於吾一邑而他州郡可知。公又議復異時導河之制。檄有司每歲於冬春農隙之時。役夫乘艘導之必勤。毋得苟應故事。即泥水相涸。衝激不塡。而塘得永通。公之功何其久也。

序

蘇州府水利圩圖序

修築圩岸

今天下以墾田當司農鉅供者。蘇松爲最。蘇域介湖海。厥土塗泥。利害以水。圩岸者所以隄水田。即周禮稻人匠人所掌塗防者也。田其下隰。岸則陡立如城。

河循其外而中田焉禾在田雖芃芃起矣而河流猶出其上舟行者益俯而窺也岸或圮隙莫禦而田且沛澤矣其田之最高臯去水遠而水不及溉者則又終古舄鹵田在上下壤之間土厚而水深則號膏腴以其得水蓄洩可爲旱澇備也而所爲能蓄洩者以有圩岸耳歲苦旱則河之水續桔槹而上以入於田河不龜析田不乏溉歲苦澇則戽水出於河而岸障之雖勞人力不盡待命於天自三江道湮疏釃失宜恒雨注積而無從尾閭也水衰於岸寸而膏腴汩爲

巨浸不能與下隰者論貢瘠矣廟堂深惟國計軫念民瘼枚擇憲臣專董水政而閩之林公實來公承簡書之重躬橇載之勤周爰咨諏尋源徹委決壅導積滌茹存滙塘之浦之涇之港之溪之閘之以為宣節之大計者既殫厥心矣條縷其目知圩岸為切務而修築焉畢令高缺令補廢令興薄令培而庳浮令杵而堅規畫既定先有司而躬督察之東馳西顧不遑寧處自庚辰歲農隙始事凡閱歲而次第告成方歲之滂也故老相傳說以為正德之庚午嘉靖之辛酉

以及於今、顧辛酉之澇、纔匝昏旦、而漂沒無算、今雨浹旬彌月、而民幸不悉魚者、伊誰力耶、先見之預圖、而成勞之陰賜也。公嗣厥胼胝、聿觀厥成、葢至茲謀及圩岸、而公之大造民者悉巨細矣。凡圩岸之有無、其利害彰彰也、每圩田畝、姑以千計、田其中者、姑以百計、百家之中、有十不協力、而九十家者、修築之無益也、農雖值有年、僅給俯仰、困於澇而轉徙者衆矣宜乘暇爲圩岸計、岸土取於田、岸寬則田窄。小民愚、不察其損小而利大也、惜不忍、今令出於官何力不

協遠近風行故圩岸之利不難知難在公之悉民隱而爲之任之也

袁文榮公集

頌　　袁煒

瑞穀頌

文榮公當撰齋宿匆之餘惟有頌歌敬揚聖德今采其二篇

嘉靖三十有五年歲在丙辰秋七月之望維時萬壽際登聖誕伊邇帝苑籍田產瑞穀一莖雙穗者九十五本臣竊觀古圖緯傳紀中所載天地符瑞累數千百種若卿雲甘露醴泉紫芝白兎朱鴈之屬雖皆合

宇宙之精。彰太平之慶。昭帝王永命之符。然而上祥

元瑞。富國養民。有裨於聖人仁壽之化。則惟瑞穀爲

稱首焉。臣常攷諸瑞應圖云。嘉禾五穀之長。王者德

茂則生。神農時雀銜九穗朱禾墜地。堯時嘉禾孳於

畝而異本同穎。同本異秀。三穎同秀。則生於三代盛

時。乃知神禾元稷。萬瑞之宗。是必待至神上聖。配天

事帝之君。然後產於天田。以顯示靈祕。茂著化功。仰

惟　皇上德綜混元。含真邃古。超三軼五。俯視百王。

聖化神功。光境宇宙。天符地禎。有司奏獻無虛歲。而

惟茲瑞穀則生於帝畝協於聖誕且一莖雙穗體備三才而九十五本則　皇上九五當陽植本基壽愈久而不盈之兆也所謂太平有道之符四海豐登之象　皇上萬年仁壽之庥不於此可徵睹耶謹撰瑞穀頌一篇以續古人華黍之嚌云頌曰天啓明祚篤生聖人應圖御曆志氣如神精凝淵穆道契玄真昭事上帝敬恭明禋體乾立極三十五春化隆軒昊治侔虞殷睿齡五秩歲惟丙辰七月既望聖誕將臻倬彼帝耤原隰畇畇靈雨灌溉膏露漸渝神畯培擁厚

粹合醲挺生瑞穀顯奇效珍龍枝屈曲瓊粒維馨一莖雙穗出類超倫九十五本穎栗具陳帝握其數端倪孰甄靜思厥緒瑞應紫宸三才備象九五無垠聖壽永永五嶽嶙峋紫芝三秀曄然以新曷若茲穀享帝享親豈無繽連達於戶闥曷若茲穀福君祚民永有華平靈枝蓁蓁蓁曷若茲穀壽國壽身穆穆聖皇手握化鈞闔闢二炁運幹儀璣祈晴日暄禱雨澤均調和六合庶彙句句獨茲瑞穀允徵德純協于慶且允證壽因覩此奇瑞祈祝懽忻載拜稽首彌歷忱恂

玉芝頌

臣聞天心物理、妙合無間、帝德休徵、其應如荅、幾兆着明、顯德而誣、已然諸物、皆能薦祥、而神草之生、獨異殊方、悉來獻瑞、而帝居之瑞尤奇、恭惟（世宗時宮內亦多瑞芝）皇上仁孝格天、悠久成物、是故靈貺輻輳、卉木効禎、茲惟首秋、聖誕伊邇、而宸居之東西位、有芝生焉、其生皜潔、如切玉如截肪、輪囷靡敷、鮮潤瑩美、舒張若華蓋、挺立若仙掌、臣按神農氏之論有曰、山川雲雨、五行四時、陰陽晝夜之精、以生五色神芝、皆爲聖王休祥、然

攷記傳中所載類產於明山靈岫人不常覩取而獻之皆得稱瑞至于殿庭門廡之間其為瑞應滋異乃今產於　皇上宮居崇峻容邃之地則天和獨厚地寶露形枝幹莖葩盡在日中誠千載之希覯萬壽之禎符也夫甘泉九莖漢宮作頌玉殿三秀唐臣賦詩矧此玉芝之應休徵顯赫震爍無前豈彼漢唐可彷彿其萬一哉雖鋪張奇瑞有慚鴻筆而忭蹈忻躍之私自不能已敢忘蕪陋恭撰玉芝之頌一篇以獻用附於古詞臣之末云頌曰皇明八葉挺生聖人中興赫

奕。化理咸新。百靈効順。庶彙呈珍。惟茲芝瑞。蕃毓輪囷。臣工樂輸。攸同萬國。露浥九莖。霞凝五色。赤象龍麟。青輝文德。玄渥滋培。無遠弗格。乃茲秋孟。天開壽圖。物寶薦嘉。瑞應畢書。煌煌芝采。妙現尤殊。無根無種。倏產帝居。如璧之潤。如蓋之舒。福田爲基。景雲爲覆。是名玉芝。卓冠三秀。天地不愛。特畀我后。粤稽在昔。孰出其右。蒼山之北。海穴之東。似龍似馬。成闕成宮。芳流往牒。曷訪其蹤。豈若此芝。蹕敷禁中。漢哥甘泉。唐賦玉殿。金匱昭榮。丹圖示炫。斯今之產。振古罕

見伊誰貽之淵哉昊眷於惟茲眷尤偉　皇情古籍有云服之長生不煩採掇不假繪形孰擁其本孰相其成分種自天託根自地玄德所感不求而至擢穎形闈揚芬螭陛莖引岳珍孕來霄見迥邁前聞信爲上瑞微臣忻躍獻此頌章何以頌之萬壽無疆家邦洽慶宗社延康德涵草木仁洽飛翔道超堯舜億萬垂裳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八十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李　雯舒章　參閱

馮養虛集

疏　　馮琦

選將練兵足財疏　訓練

近者伏覩逆虜猖狂、傷殘內地、廟堂軍國要謨、惟在選將練兵足財三事、而已、然臣以為三事之中、選將

兵重足財最難，然皆未有如練兵之尤重尤難者。何者？將之當重，天下人皆知之；財之難理，中外羣臣皆得而言之，可謂能憂其所見憂矣。而不知兵之不練，則憂存于不見之中，弊藏于至隱之內。雖使盡天下之人皆爲將才，而終于無兵之可用；盡天下之財皆爲軍需，而終于無兵之可養。所以釀成賊黨，墮壞邊機，歷數十年于茲，而未有改正之漸也。國家養兵百八十年，京邊應用官軍數盈百二十萬，曾未有奮一矢一鏃與賊抗鬬者。韃賊到邊，止是極遠哨聽，韃賊

則又曰

舊將者驅市人而戰也

入邊、止是避遠屯住。韃賊出邊、止是望遠跟送。未見韃賊之面、而先已聞風、思遁計矣。況能出死力、與賊戰乎、臣嘗熟觀虜勢、志在乘風搶擄、全無行伍次第。有五七人而刼一村坊。有十數人而攻一鎮堡。驅率牛馬搬運貨財。件夥之中。互相爭殺。攙前脫後。畧類蜂屯。此其兵甚鹵莽。而易得剪除。彰彰明也。今日所以不能勝賊者、其病不在賊兵之强。而在我兵之不練。我兵之不練者、非兵之罪也、各處統領將官、平居不能愛養、而專一以刻剝軍糧、減削草料、勤苦役使、

爲分之當然、于是軍將離心、法紀消蕩、而積有歲年、操練之事、全不一舉、操練之事不舉、則武藝生疎、勇氣蕭索、日常原無敵愾之心、臨難安有輕生之志、聞之大同鎮兵廢操者四十年矣、周尙文以機狡引誘纔得一操而不久放廢、在遠如甘肅遼東延綏固原、在近如宣府雁門三屯燕河保定薊州諸軍、有因時得操者乎。有操而角藝著實行法者乎。京軍雖稱上操、不過吶喊放砲、狀同兒戲。班軍多是買閑、甚者收錢領送、全無到京。又如四方遊手之人、頂名支糧、來

知卿輩爲何物。豈有臨難而不逃。舊營老弱之輩。大半疲癃。雖使行走而未便。豈可臨陣以衝敵。軍士之受刻剝受苦役者。飢寒已甚。摧楚未休。至於賤賣糧票。饞啗馬食。甚至鬻典妻女而不顧。中有桀驁狡狠之徒。毒恨在心。無處發洩。至于危言惑衆。弃伍潛逃。甚者讐殺主將而不已。往事昭然。遠近共見。推原其由。皆緣統領等將官。不務撫恤。專事貪求。壞亂法紀其事已非一日之積矣。然此亦領兵將官之罪也。軍中統轄重臣。如提督總制巡撫摠兵副摠兵。次重如

叅將遊擊分守等官。其職掌本以節制軍機。今皆不能奉公行法。而反相劾尤。弱者溺於因循。狡者惑于牽制。親見統領之官務于刻剝。習于廢弛。略無究正之心。今欲變其積久之弱。以成國初之盛强。其一曰修養軍之舊令。而又厚之以今日之新恩。其二曰修操軍之舊令。而又約之以今日之新規。則奸獘不除而自去。衰弱不振而自强。臣請乞查軍營舊制。責令提督大臣。嚴選統領將官。如某官堪五百人。即委以五百人之糧餉。五百人之器械。而所以撫養五百人。

而責之以操演之事。法在其中焉。如其官堪一千人。即委以一千人之糧餉。一千人之器械。而所以撫養千人。而責之以操演之事。在其中焉。定其人而勿移。久其任。責其成。而勿爲微過羣議之所惑。要使上下之間。恩兼相維。終始相固。悉如邊官畜養家丁故事。蓋家丁所以效護其主者。以其身之父母妻子。全生仰賴故肯出其效力。而不他顧也。邊官所以親愛其家丁者。以其身之效生存亡。更相倚靠。故寧費其私貲。而不少吝。而又焉肯有剝削役苦之事。今誠推廣

其意使各營統領皆如家主之有深恩滿營士卒皆如家丁之出死力有一隊長統五十人則五十人者即與隊長爲一心有一將領統五百人者即與將領爲一心推而滿千推而十萬以至百萬之衆無不若此隊伍雖衆而法度均一何則上之所以臨之者有常分下之所以承之者有常規而中間所以聽受之者無不各有一定之節恩愛素孚而號令素習休戚利害素無不同雖欲離之而不可也臣請因言操練

兵可訓軍不可訓造營房以訓軍難哉

之法乞查營房舊制於教場四近處所苦盡營房使

團營諸軍盡挈家業。附營住居。操演之期。隨呼而集。又使父母妻子。同住一所。穿造井灶。以便火食。于月支正粮之外。量加銀錢。以遂其飽暖生育之樂。一月一時。量加犒宴。以伸歡洽。而作其勇猛之氣。又使其父子兄弟。比隣戚屬之間。自相約會。結成隊伍。如五十人為一隊。隊長總之。又五百人為十隊。一將領之。任其意欲。不必官為更張。以便其聯絡親顧之情。蓋平居相為親顧。臨難則相救接。彼五十人者。可以一進退而同生死。每見軍中勇士。致以獨出敗事。乎人

見之而坐潰一夫獨出則賁育不能奮勇百夫致死則千人不能當鋒何則其衆寡之勢然也又一隊之中互相保結其有偷惰躲閃逃竄不法之輩一以法繩之而無所容又在其爲將爲領者身先士卒常川在營乘時以鼓舞之以感動而倡率之所以結其心而無二者也又今遠近召募新軍數多散雜一百而聚之支糧百萬易也日久而能不散難矣又日久而能操練又日久而能成軍可以赴鬭尤難矣臣請乞照此法創造營房于京城四箱以便居處因其親戚

閱歷之言

之人、結成隊伍、以便聯絡、一應撫操等事、悉如京軍之例、以便羈束、則事為有紀、而法令可行、庶無日後潰散之虞、今之議者、必曰當兵數多、贍兵數厚、則財料無從出辦、臣請于萬人之中、選約千人以為上軍、以上等之食食之。約三千人以為中軍、中等之食食之。餘六千人。以為下軍。下等之食食之。其法如生員廩增之數。核其功能。上下其食。則上軍益有感奮。而不及者有所慕勸。且于加贍之數有限。不以多軍而冒用也。臣又備查古制。騎兵一人。可當步兵七人之

食。見今邊兵之良將。不能以之馳驟非虜。而必須下馬步戰。而況馬不慣于金鼓之聲。人不習于上下之能。若揀省騎兵以專步戰可以省食而益軍事之兩便者也且夫撫養之術漸以周至。然後立爲科條。以法令而肄習之。乞于京邊將官。選其才堪統領者。如給以千人之隊伍。即給以千人之糧餉。千人之器械又責之以撫養訓練。千人之事宜。如前所陳毋日下操。統領自出一隊。別領更出一隊。互相比鬬。以試其彊悍整肅便斂之狀。又使官各爲操。操各爲處。而提

督大將間出其處而比驗之一則以見各隊之强弱一則以辨各領之賢否則一日而可以盡十萬之操一人而可以觀十萬之技此李靖積分之法而國初所舊用也下操之辰迨酉而罷祁寒盛暑暫輟一月應操之人十分其班間放其一常使十日之操而寬一日之假則無日而無不操之兵無人而無不得之假此頗簡適宜之法而國初所舊用也又如使鎗使棍不待多習而可能步射馬射尤須久肄而後熟如射中銀錢即以銀錢給賞射穿一札即以全札投賚

此皆古法之良。而今可効用也。其他下軍無能。則使之薪水屯作。以供上軍之用。中軍稍力。則使之投師習技。以爲上軍之漸。此吳起以一敎十之法。而又國初所舊用也。然此特其練藝之末技。未盡制兵之要法。古人所謂制兵者。視專將旗。雖敵人在前而不視。聽專將鼓。雖敵人在後而不聞。進退開闔。夙有定規。臨敵決戰。一維將令是從。而不知死生爲何事。古人何以得此哉。其養軍有深浹之恩。而其臨事用之也。有一定不可亂之法。其所謂一定不可亂之法。非謂

行法於臨敵決戰之時，而正以行法于下操演令之日。離隊亂伍者行法無赦，占顧不寧。舉止無定踪者，行法無赦，恇怯而氣不揚者行法無赦。孫武之斬嬉笑之人，穰苴之誅後至之士。皆在下操時也。其時常操演下營，習見其主將之號令法度，果斷如此，明肅如此。況對敵營，況臨敵陣。呼吸之間，萬衆生死，則制將之下無潰卒。其號令法度之必于果斷，必以明肅者，又當何如哉。夫平居習之已定而其心已安之有素，臨事之時，能輕死生而齊進退，以成必勝之功。若

待其臨敵決戰而後刑之則既晚矣而悞事不已大乎臣以爲今日操兵之事宜做古法查復國初舊規重加賞罰下操之所決杖即臨陣之所處斬下操之所穿箭遊營即臨陣之所梟首而示衆者也下操之所簪花披紅即臨陣之所鼓舞而先登以受上賞者也又其罰之甚者則綁縛軍門馳奏請決 天子馳恩而姑貸之而其爲之主將者必於行法而寬假于天子之詔賞之甚者則統領可陞其給俸軍伍可進以稍食此皆行之下操之時以爲素定之矩則軍政

可慮。而臨事可以得用。臣又近見多官建白邊謨。如光祿寺少卿馬從謙、備言車戰之法。又言京城肆箱建肆大堡以安頓占募之兵。都給事中俞鸞言車戰火器鐵蒺藜布地之法。都督陸炳詳言備守攘夷之法。又都督孫堪益言弩法。他官建言尤多。如可采錄即令建言本官。給領工匠。親監制造。盡其巧法。未必于事無補。臣又近見賊至之初。附京居民。橫遭殺戮。束手相觀。莫能抗鬬。迨至賊退事定。方知賊衆之爲鹵莽而易與也。皆悔前者之不抗而討已晚矣。推所

自然皆自卒然遇虜意緒倉皇無暇措手非其力之真不能抗也今宜乘此機候早有隄防乞于所在地方隨量地形建立堡子將零星肆散單薄居民盡數併入一堡之中推立一人爲堡長二人爲副長統領其事大約如前練兵之法仍將職方司郎中尹耕所定鄉約事宜通行頒布牌門押戶各出壯丁各具棍棒火器各習弧矢無事則先訓習而彼此致其聯絡之情有事則相警守而人各堅其備禦之志仍令撫按官員督責州縣守令時常稽查量有犒賞以責成

功不許因而容奸擾民分外生事則隨處有備而賊可易制也然使撫養已至操練已成而無有重賞之令以作其勇氣無有重罰之令以束其畏心則積衰之餘尤難振舉臣請乞明三令五申之法將永樂年間用軍大略事宜開諭京邊各營並召募新軍凡遇賊臨境上諸隊之軍有能當先抵對勇氣出衆者即爲上功有能身先衆卒衝陷賊鋒即爲奇功有能先衆殺賊鏖戰不退者即爲首功此皆全隊受賞不論首級多寡有無拜將封官富貴立致忠勇奮于一時

光榮及于萬代。不幸而死于兵革。則其兄弟子孫亦受延世之賞。與國同休。山河永固。萬一畏縮軍士中有逗遛退縮。不肯向前。按法處斬。有先衆逃去者。全伍處斬。有故誕不用命。致悞大事者。全隊處斬。于隊之長死而不救。罪在百長。百隊之長。死而不救。罪在隊長。隊長戰死。責在同隊之不救者。大勝大捷。大潰大喪有並立所不加者。事出異常奏行議處。大槩要

其了如令[illegible]何也

使一應官兵知 朝廷賞功之典如此之厚何故不肯向前以求重賞又知 朝廷治罪之法如此之嚴

何故而共心退避以至僇死死一耳、死于戰鬭、則忠勇出衆、而妻子俱為光榮、死于退避、身首異處、而妻子同為孥因、事理昭然、天下豈有不用命之士哉、大槩前後練兵事宜、不越數者、先之撫養、以堅其心、而不離、然後法令可行、而肄習可專、法令以一其守而不亂、肄習以精其技而不困、然後制兵可成、而臨事可用、廹其制兵可用之時、則軍國之大體定矣、然又必有重賞嚴罰之法、以維縶其先後之間、略無有毫忽變亂之私、則衆志整一、而將威尊嚴、如手使指、無

不如意。如此而征誅萬方。無敵天下。帝王全勝之兵也。區區黨竊之虜。何足以煩驅逐。何足以廑我皇上宵旰之思哉。

實邊儲疏

實邊儲

先該戶部具題奉聖旨。近年各邊奏討帑銀數多。以致庫藏空乏。你每會官。詳議經久節省之計來。臣等仰惟皇上明見萬里。加意邊防。求所以釐革弊端。處分事宜。爲經久可行之計。大小與議之臣。孰不罄竭愚衷。圖惟報稱。而該部專司國計。尤當奉宣德

意廣集衆思、務求所以至當歸一、經久可行之計、有裨于國、遑恤其他、斯臣子之分也、近該戶部條具揭帖一十七欵、公同臣等會議、臣等看據揭帖所載、一應沿邊錢糧、止是查理節年數目、而所以處分之法欠詳。一應邊官奏討、止是借名阻執、而所以足其糧糧、使其必不奏討之計、猶有未定。其他冒破侵欺事件尤多、而所以糾察弊源杜絕流患者、猶未之及。雖有節省經久之意、恐其戾于時宜、偏于巳見終未可以經久而必行也、臣等查據揭帖、要將國初原額屯

糧盡作軍糧實數支放竊以屯田之廢久矣而邊屯曠廢尤爲極甚自非虜猖獗住牧近邊屯軍與虜止隔一墻則畏怯而不敢于耕防守之處日接烽火加以擺邊之役晝夜無休則警急而不暇于畊田久荒蕪牛具犂種盡無從出則罄竭而不能于畊他如腹裏官屯多被豪强侵據冊籍無稽疆界迷失今雖報有子粒在倉尚多有名無實况欲以其經年久無之數而一旦作爲實徵以充軍伍之食田且未有何從而得其子粒以養效命之士哉又據揭帖要將國初

牧地原額秋青備冬草束盡作馬艸實數支放臣等竊以秋青艸備冬草之名雖存而牧地之荒迷已久其所以荒迷之原大略與屯田相等往歲止于防秋而今者自冬徂夏無時不防邊兵止于燒荒而今者城墻墩口隨處擺列則軍馬之在戎行者已自無有一息之暇而又安能從容放散以恣其蕃息之性以盡其樵採之力哉大槩邊塲馬艸多是虛存名色即其已徵在官之數尚爲空虛無可取用而況原未徵官歷年虛欠之數動輒四五百萬餘束欲盡抵實而

扣作養馬之用哉。又據揭帖，要將別省額運錢糧逋欠，作為實用，臣等竊以逋欠官糧，法當嚴追，侵欺奸民，法當深治，然錢入人手，隨即浪費，一時追併不前者，將何以應軍門懸口之急。歲有凶荒，民多流移，一時辦納不上者，將何以濟軍人宿飽之期。人情奸狡，官法玩弛，已非一日之積，非可以虛文催促，而遽求責成也。且夫沿邊官軍，藉月糧以資口給，騎操戰馬賴芻草以為生命，一日缺乏，死亡立至，以見聚之物糧，供見屯之人馬，應時給散，尚憂其有不敷，而況催

徵于久逋之人。計算于虛負之數。事理乖違。昭然可見。大槩屯田牧馬艸塲必須風力重臣。經理數年而後定。各省逋欠糧銀。必須責成撫按。盡心職業。嚴督有司。將住俸降級事例。着實舉行。經理日久。而後奬政可飭。敝俗可回。候待前項事宜。措置有方。儲蓄有素。然後以屯田之糧爲月糧。以秋冬二草爲馬艸。以逋欠民租爲軍儲之實數。卬留支銷。咸有定額。則邊官之奏討者不求其止而自止。邊事之處分者。不求其明而自明。今不能預先經理。以盡其一日之勞。而

欲求未然之利。於數年之前。指未來之食。以供待哺之口。畫餅充飢。曾何異此。即使部議通行。邊官遵守惟嚴。不敢更行奏討。萬一軍儲欠缺。人情動搖。外有強悍不測之虜。內無克實可恃之兵。干係軍機。利害不淺。待其欠缺已多。困迫已甚。邊官不得已而爲奏討之計。該部不得已而爲給發之處。則是法令之行。自我犯之。本爲節省。而未免於多需。本爲經久。而不能自守于旬月之間也。臣等再照各邊弊端無窮。一時遽難指數。如歲報官軍馬匹。則有虛名冒支之弊。

臨時按伏人馬、則有欺瞞浪費之弊、邊倉募糴糧艸則有虛出虛入、改換通關之弊、商人投種鹽引、則有賣窩買窩坐受分銀之弊、其他那移牽補、參錯影射、胥吏侵匿之狀難可究詰、俱足以剝民脂、而傷國計該部雖經別有查覆、未曾通融究竟、及查臣等原議、在京在外衙門凡係錢糧所係、出納所司、俱要遵照明旨、通行查議、蓋以中外俱爲一體財用互爲盈縮、必須通融計筭、摠其所出所入之大數、然後劑量事宜、定其可增可損之常規、該括綱領、分別條件、或原

數所少而時制當以加增或舊規已詳而新例難于頓改以一年爲準則百年之事可推以一事爲常則萬事之費可理如唐人之元和會計宋人之景德會

（今徒言理財而不求心計之臣是所難而）

計等錄彙集成書上呈　睿覽裁定可否分行內外

（此其職也）

衙門著爲定式令天下臣民曉然知我　皇上節費裕民之意庶幾可稱　明旨於萬一也今觀該部所奏查數雖詳處分未協所議九邊錢糧徒有扣留虛名全無升斗實用至如在京在省錢糧別項弊端尤多一槩未曾查究得其下落方今財用空竭中外殫

虛。歲入不勾歲出。每年約有百萬餘兩。那借經營。百方無計。再經數年之後。又不知其何如。那借。何如經營。臣等憂其坐守。而無策也。乞將該部嚴詔。切責遵奉。臣等前後所奏本詞。覆加議處。內外通融。務求至當。庶經久可行。以裨國計。以惠邊方。天下幸甚。

通番船議　通番舶

全閩之人無不欲通市舶者稍究其說而嚴硝黃之禁亦謀國者所不廢也

嘉靖三十年五月初六日。該都察院勘合二千六百八十五號。巡按福建字樣。勘議通海船以資物貨一件。給事中題要將廣東福建浙江三省盡許開通番

船照常抽稅，以資國用。中間如果有益無害、亦要詳議酌處、事體停妥、使無後虞等、會議到道、但查福建地方、東濱大海、外控諸番、國初於腹裏軍衛之外、增置鎮永平東邊海四衛、玄鍾銅山陸鰲莆禧等、邊海一十三所。增築邊海城垣大小五十餘處。統兵十萬費糧百萬。于外又增烽火小埕南日浯嶼銅山五寨、玄鍾一澳。洪淡等四十四巡司。沿海設官。制度森密、無非所以重邊計而防後患也。又查大明律內一款凡緣邊關塞、及腹裏地面、但有奸細走透消息、探聽

事情者、盤獲到官、須要鞫問接引起謀之人、得實皆斬、經過去處守把之人、故縱隱匿者、與犯人同罪、又一款凡將牛馬軍需鐵貨銅錢段疋紬絹絲綿、私出外境貨賣、及下海者杖一百、物貨船車並入官、若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因而走漏事情者斬、又問刑條例內一款、官員軍民人等、私將應禁軍器賣與夷人圖利者、比依軍器出境、因而走泄事情者、律各斬爲首者、仍梟首示衆、又一款官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往番買賣、潛

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鄉導劫掠者、正犯處以極刑、全家發邊遠充軍、其明刑勑法、禁諭森嚴、亦無非所以慮後患防未然也、今若貪顧目前一旦開稅、華夷無限、山海路通、此往彼來、畧無禁阻、番人狡猾兇悍難測、萬一乘機生事、擾亂地方、與 祖宗建置軍衛、頒示律條杜患防微之意、甚不相同、職等明居地方、利害所關、不敢輕議、又況本省四府沿海地方二千餘里、汪洋無際、四散島嶼、盡可泊船、與荊州蕪湖江上關鈔去處不同、既稱通番之人、必是積年在海、強

徒惡少舍命輕生、眇視官法、貨船到岸、倘不赴官、四散灣泊、躲名匿稅、官府不免拘拏、因而拒捕傷人、又須調兵征勦、恐其利未得而害先至也、又如商販所來、不過胡椒蘇木等件、民間用之不多、食之有限、販來既盛、價值必輕、二三年後、商人無利、勢將自息、徒有開稅之名、而未見開稅之利、所可預料者也、又有奸猾商人、將帶中土絲綿段布磁鐵貴貨到彼番國、不換貨物、止賣金銀、回還之時、將船燒燬、潛地逃歸、徒有開稅之名、而終無可稅之實、勢所難禁者也、其

此出海即可說不必待其歸也

初番舶本無塩硝火藥亦無銃炮器具後因中國之（此則不許夾帶）人接濟往來私相教習違犯嚴禁將帶出境以濟番人之用如佛郎機大銃鳥銃手銃為害最大然猶懼有法網交換未多番人以為難得若今明開通稅之門略同互市之法火銃火藥公然交易得番人無用（彼之將精于中國五十倍矣）之物濟番人有用之器是持其柄而授之兵也又見漳泉惡俗童男幼女抵當番貨或受其直而徑與其人而賺得其貨或委身而甘為贅壻或連姻而藉以富家番華交通一至此甚今若大開納稅之門道啓

交通之路、生人混淆、夷夏無別、其害將不可收也、又況泉漳風俗、嗜利通番、今雖重以充軍處死之條、尚猶結黨成風、造舡出海、私相貿易、恬無畏忌、設使寬立科條、明許通稅、頑民藉口勢宗擅權、出海者愈多、而私貿私易者、不過治以笞杖之罪而已、自此益無禁忌、恐其法壞于上、利歸于下、無補國計之分毫也、又查前朝舊規、如南宋末年、開稅交廣之間、然所獲止于牙料品香無用之物、無資中國之用、元人嗜利而終啓日本之禍、末年乃有張士誠方國珍海上之

變我國家方輿萬里、太平二百有年、聖明在上、廟堂謀猷、當爲聖子神孫、萬世宏遠不易之定計、不當爲一時之權宜、以貪小利、且夫洪武開基之初、首重海防、遷海島之居民、以絕其招引之釁、絕番夷之貢獻、以塞其往來之途、永樂以後、罷海運而開會通之河、宣德年間、棄南交而杜雷廉之道、至如高麗通貢、不許泛海于登萊。琉球來王、必嚴兵于福海、此皆我

聖祖列聖用意之深、而于今可以三思者也、又今防海人員、咸苦哨捕之役、百計謀脫、常思逃去、今

見交通之法既立。疎怠之心漸生。武備不修、坐安歲月、而窮山絕島之夷、聞風遠來、致生他變、不可阻遏、廢先朝世守之規。恐其一壞而難復。生後人無窮之釁。恐其既開而難塞。職等再三思惟、委于事體有礙、與浙江廣東所議、俱各相同、謹議、

記

慈谿縣新城建祠記

慈谿建邑、自唐永徽盛時、迨于開元、經營載成、地傍東海、兵革罕至、歷宋建隆皇祐治平之朝、生聚教訓、

垂及千齡、土著之民、敦古好義、有勾踐之遺風焉、治安既久、生齒日繁、華采相勝、相沿而至今日、則文以盛、質以漓、州閭鄉遂之民、孰有不談詩書、誦周孔、以文學名當世哉、尊虛文爲高致、鄙武事而不爲、蓋不但慈谿爲然也、則又烏聞有意外不常、干戈寇盜之事、足以戕民、而爛溺者哉、嘉靖丙辰四月十有一日、海寇突至、殺掠焚毀、千有餘年之積、一旦蕩然、縣治皆爲焦土、先是海上聞有警報、邑人請於官、願築城（鄉之持異議者其家被禍獨慘也）爲預防計。異議者撓之。事以中阻。而不知其禍之至

此烈也、次年丁巳大司馬新安梅林胡公開督府于武林之南、總師十萬、指授羣帥、平賊于龕山、平賊于乍浦、械麻葉、縛陳東、司空甬江趙公以監師再至、并兵以擒徐海、始調軍資爲慈谿成城計、而梅翁又獨力以擒汪直于岑港、渠魁咸殲、徒黨震懾遠去、而慈

當兵凖之勝其城易成居安則毎不易成以擴之

谿城遂告完、葢縣令靜山劉侯子延之所効成也、次

首泉耳

年賊至屯于烈港、涉于青山磯、聞城中有備、不敢犯、又屯于杜嶺之南湖、乘夜竊逃、而城中安堵如平時、吾慈之民方太平無事時、自謂全安無恙、歷數百年

而如磐石也豈望有一時之危亂哉以其向者危亂無聊之亟也而又豈望有今日之安復如昔日哉以其向者之危亂今日之安堵而始悔其城之不蚤也嗚呼晩矣於是相率以言于劉侯謀所以誌司馬公之德于不忘惟是矚湖之墟湖山之陽風氣所鍾水潤土良蓋司馬公所嘗駐節焉而將以其祠祠公瞻視維新像容如在使後來者之有所感而益勸於是舉以無忘危亂也侯曰吾志也亟圖之然先以聞於公于是闔邑之民相率而涕洟且拜曰夫父母之生

我也易。司馬梅公之保我也難。陟降高原。相度山川昔人之創縣也易。扶瘍救危。如楚丘之存亡衛焉今日之成城也難。多難以廣志。殷憂以遠思。如勾踐之治國以保民。垂二十年而不改其初則事之永久也爲尤難、自今而後有繼司馬公而來者、盍以翁之心爲心、養士練兵、振揚威武、齊海鯨波永以寧謐、東南之民、庶其有賴乎、有繼劉侯而令吾邑者、盍以侯之心爲心、撫瘵困招流移、內本强固、而外威是揚、吾邑之民、庶其有瘳乎、夫事固有先舉而後聞、以紓人之

急慰其情也請之于公勿許也其將奈之何侯瞿然日是也然子延何敢當哉唯司馬公之德爲不可忘于是立石于湖上像公于新祠書其事之始末以示後人而璋爲之記城長一千六百丈高二丈下濶二丈二尺上一丈六尺城門四水門二敵臺二十八窩鋪二十七俱全郡守侯君見洲前令柳君洞陽咸重有力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終